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舊小說

(四十)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 小 舊
(四十)
編祺曾吳

國學叢書本基

舊小說

戊集目錄

祁忠毅公傳 趙秉文

適安堂記 趙秉文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游龍山記 麻革

朝元觀記 元好問

睡鶴記 李俊民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烈婦胡氏傳 王惲

何長者傳 胡長孺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史母程氏傳 袁桷

季節婦傳 揭溪斯

繆婦馬氏傳 元明善

張淳傳 元明善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汴故宮記 楊奐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平蠻記 陽格

書王貞言事 嵩集

書邢氏賢行 吳激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工獄 宋本

烏寶傳 高明

秦士錄 宋濂

王冕傳 宋濂

危孝子傳 宋濂

杜環小傳 宋濂

李疑傳 宋濂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蘭亭觴詠圖記 宋濂

劉震孫傳 王贊

南宮生傳 高啓

胡應炎傳 高啓

書博雞者事 高啓

演南慟哭記 王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祕錄 李夢陽

唐珏傳 張孟兼

書某節婦事 李東陽

鐵崖先生傳 贝瓊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繡

愧齋先生傳 王鑒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謝翹傳 胡翰

胡義士墓表 胡翰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錢可大傳 梁濬

一峯先生傳 陳憲章

董癡傳 葛芝

東遊紀異 董玘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贊盜 何景明

阿留傳 陸容

二孝子傳 王叔英

崔鑑傳 吳桂芳

記任公事蹟 劉鳳

阿寄傳 田汝成

義虎傳 祝允明

書二館人事 王世貞

書應生事 王世貞

雜記 申時行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馮時可

王義士芳傳 張椿

邊城 魏濬

王烈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書里涇張氏妻事 歸有光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西門記 宗臣

記剷除徐海本末 茅坤

記王忠肅公翹三事 崔銑

李公子傳 陳繼儒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劉崧

四貞祠記 崔銑

徐文長傳 袁宏道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醉叟傳 袁宏道

拙效傳 袁宏道

一瓢道人傳 袁中道

邢布衣傳 文震孟

五人墓記 張溥

膠東二高士傳 周思兼

竹籤傳 顧大韶

孝女格天記 顧文亨

神鐘記 豐坊

遼陽海神傳 蔡羽

核舟記 魏學洢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

萬孝子傳 陳弘緒

沈華陽傳 范文正

歸潛志 四則 劉祁

續夷堅志 十則 元好問

- 老學叢談 五則 盛如梓
山房隨筆 五則 蔣子正
遂昌雜錄 九則 鄭元祐
湛園靜語 二則 白珽
山居新話 七則 楊瑞
隱居通議 三則 劉壩
真臘風土記 五則 周達觀
青樓集 十則 黃某
吳中舊事 三則 陸友仁
拊掌錄 十三則 闕名
輟耕錄 二十九則 陶宗儀
在田錄 一則 張定
蠶起雜事 二則 楊儀
龍興慈記 三則 王文祿
東明記 一則 王泌
遜國記 二則 闕名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八

- 郊外農談 二則 闕名
沂陽日記 一則 闕名
西墅雜記 三則 楊穆
代醉編 二則 張鼎思
艾子後語 四則 陸灼
雪濤小說 四則 江盈科
雪濤談叢 一則 江盈科
談言 一則 江盈科
應諧錄 四則 劉元卿
權子 四則 耿定向
先進遺風 二則 耿定向
枝山前聞 二則 祝允明
猥談 二則 祝允明
語怪 六則 祝允明
異林 二則 徐禎卿
芻勝野聞 五則 徐禎卿

幽怪錄 三則 田汝成

委巷叢談 一則 田汝成

見聞紀訓 二則 陳良謨

金臺紀聞 二則 陸深

震澤紀聞 一則 王鑒

莘野纂聞 一則 伍餘福

駒陰冗記 三則 關莊

南翁夢錄 一則 黎澄

中洲野錄 一則 程文憲

蘇談 二則 楊循吉

吳中故語 六則 楊循吉

蓬軒別記 二則 楊循吉

庚己編 三則 陸燦

續己編 四則 郎瑛

劉氏雜志 一則 劉定之

碧里雜存 一則 董穀

- 西樵野記 一則 侯甸
甲乙剩言 五則 胡應
前定錄補 二則 朱佐
病逸漫記 一則 陸誠
高坡異纂 二則 楊儀
已瘞編 三則 劉玉
二酉委談 二則 王世懋
寓圃雜記 一則 王錡
遼邸紀聞 一則 錢希言
閒中古今錄 二則 黃溥言
綵雪亭雜言 一則 敦英
蒹葭堂雜鈔 二則 陸楫
霏雪錄 五則 鑄穎
鶻林子 四則 趙武
焦氏筆乘 五則 焦竑
赤雅 三則 鄭玄

學圃餘力 一則 姜南

墨畚錢鏤 三則 姜南

洗硯新錄 一則 姜南

快雪堂漫錄 三則 馮夢楨

筆塵 一則 莫是龍

雲間雜志 十二則 李紹聞

陶菴夢憶 三則 張岱

宦游紀聞 二則 張岱

舊小說

戊集一 金元明

祁忠毅公傳并贊

趙秉文

公諱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海陵朝續遷通奉大夫太醫使自以數被恩遇欲自効會後宮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卽上言諫南伐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滅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威謀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况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首營中都民已罷困興功未幾復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嗟怨此人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艤艤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吾雖有士馬之衆恐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之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強兵以逞誅戮諫臣固天所以開聖人也越明年世宗卽位於遼東四年詔贈公資德復其田產泰和初詔定大臣謚尙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德祁宰以忠言被誅至今天下慕義之士蠶傷厥心是以世宗卽位首贈以官陛下仍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謚議之列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高官食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淟涊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

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少愧矣。臣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醫師之職視疾病謹藥石以決死生可也。至於諫諍輔拂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公卿大臣所難能。而公以一身易天下之患功雖不成亦志士仁人之用心噫非烈丈夫疇克臻此贊曰。

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如公者可謂近之矣。方海陵虐猜自用忍戕其母何愛於公而區區納忠以下廟上卒餌虎口身雖沒而名不朽謚曰忠毅不亦宜乎。

適安堂記

趙秉文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其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于仕版身不涉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詠風月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則一其所以爲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苟以適性爲事則斥鷃無羨于天池之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德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途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爲事苟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

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爲江河井泉。激之則爲波瀾。之則爲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刊之石。客爲誰。潯陽趙某也。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厄而復亨。六籍厄于秦。至漢而復興。王道厄于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于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記。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嘗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旣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斬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遊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

於前軒語未周浹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巔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釀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滯者焉汎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亦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蠶冒人衣袖又繁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有五里兩嶺若歧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巒崿巧鬪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芒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夤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司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旣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辨蜂起各

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日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嵌峯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紓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峻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遊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遊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彷彿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朝元觀記

元好問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村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

日道院成與吾松櫨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徵也庀徒歲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旣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旣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况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遊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大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鍊化俛仰詛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倚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元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睡鶴記

李俊民

人之情有所甚好.有所甚好而不得.則必見似之者而喜.非徒好之.蓋感而有所得焉.濠梁之魚得之樂.山陰之鵝得之書.支道林之鷹與馬得之神俊.不有所得夫.何好焉.鶴鳴之好.鶴亦猶是也.鶴也者.物之生于天而異者也.其性潔而介.其聲亮而清潔.而介則寡所合.亮而清則寡所和.獨孤高自處.飛鳴于霄漢之上.豈求其異也哉.蓋天之所賦者異也.夫才高則無親勢.孤則失衆.鶴奚恤焉.若或矯情自澆.下同于頻頻之黨.變其常而喪其真.非鶴之德也.非鶴鳴之所好也.叔世道衰.天物暴天.思其所好而不得.逮丙申歲子新居之側.有蹲石曰睡鶴.昔人取其似而名之.鶴鳴見其似而喜之事.與心會.豈偶然哉.三復觀之.其骨聳而奇.其背脊而僂.其頸宛而啄.若無意飛鳴者.雖沉潛靜默.有飄然物外之想.疑其孤高之過.爲衆所棄而自晦歟.抑衛人之軒.不足乘歟.烏程之樹.不足棲歟.將遺世遠舉.羽化而仙.此特其身化歟.不然.何爲不飛不鳴.日游于睡鄉者乎.謂其果不能鳴.則陳倉之雞.胡爲而鳴耶.謂其果不能飛.則零陵之燕.胡爲而飛耶.吁.是時也.以飛鳴而望於鶴不可.望於石尤不可.姑以其似而又有所得.故感而爲之記云.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臥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彌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

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爲男子與其徒沈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瞿然若有契於衷者見于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愬元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爲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掌加額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韁時伯淵驂右卽拔刀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尙能語曰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愬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於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恩公佐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爲不多至於表表獨見於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崔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尙死戰陣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孫宰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歿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

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歟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于素官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資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權輿。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寇讎。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烈婦胡氏傳

王惲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泊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咥平左腿曳之而去。胡卽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割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爲揀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方之太山。號婦何壯毅哉。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爲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舶。筦庫不十年。贏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

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息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卽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旣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迺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意氣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菑。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子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貨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卽建天澤院爲大釜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爨散徒。敬德素履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設糜仙林寺中。饑民辱者不爲衰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饑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鬻置大甕中。明日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持則假與。兩夫昇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

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詣其前取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骼枯骴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縕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今窮人無所賴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饑疫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沈子南者苕中故相裔孫嘗爲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歸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傭就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祕其人旣而假予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弗暨奪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如大朝會儀旣謁贊道之陞由阼階端笏屏息抑首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懽汝無子救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臧應星父記於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百步聞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顧籜米作糉熟而寒之約飢民旦由東門入與之屢使之北門賦糉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薪蘇旦洗沐廣舍不過棲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繇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穎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

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大母孺人父天澤澤民治詩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旣屢試尙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爲相趙忠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徽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山中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己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鴈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鴈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持病服喪廬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妻之父之甥盛沖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卽日與歸訣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初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啐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尙不聽從惴惴恐失後轉鬻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它予以爲庶母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旣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己日始爲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修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

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嫗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作伴侶嬉遊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泣下。我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爲悽楚也，亦弗問何州有閒，兩夫昇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母鄰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卽入江東，又濟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間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卽相遭於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兀兀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卽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尙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斂葛蕨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

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嬪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邱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嬪汭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史母程氏傳

袁桷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朱襌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迺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襌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襌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袒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蓋可悲也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惟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下峽江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于鄰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空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渝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繇嘉熙至于今且四傳矣噫蜀繇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

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況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李節婦傳

揭溪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仕。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歿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葬山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惟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李尤魯。翰林學士吳激。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爲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攜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鄭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唐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葛奏立尙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等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餘。嗚呼。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强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犢死等爾。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焜耀也。馬氏亦足稱哉。

張淳傳

元明善

張淳樂師也。清州人。父德祿。始入樂籍。淳早孤。學軋箏。卽知求巧。旣長。名貫京師。凡爲調曲。盡聲韻玄妙。入神成一家。藝鉅公宴集。淳憂新聲四坐爲傾。然非其意不可召也。名在上所爲管句爲安和署丞矣。仁宗皇帝曲宴。淳必在一宴。一蒙賚置玉宸樂院。特授奉訓大夫。玉宸判官。降玉宸院爲儀鳳司。進淳階中順遷儀鳳少卿。詔造軋箏。岳柱龍齦。及緣盡玉桐梓金錯之曲。奏遂以賜。淳加嘉議。爲卿甚悅。淳每有遇賜辭。厚取薄氣。不盈而色懼。君子蓋有取於淳云。

贊曰。帝在位十年。天下治安。宰相無事以戚之。從容肆體而豫焉。淳也質直厚和。無他緣飾。進其絕藝。賜之一顧。知音者謂唐瓶軋箏以來。未必有淳之手。自足名世矣。嗚呼。先朝凡一賢人。必蒙超擢。不止淳也。

淳乎其亦殊遇哉。

汴故宮記

楊 兔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憲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

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廄局尚廄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堵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鄆國夫人殿記

楊 兔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况聖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爲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舟者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玉汝監修官兼攝祀事孔櫟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衆志旣協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

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怪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元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爲中都宰爲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爲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爲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邵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噫。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淫祠野廟等矣。吾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邪。尙來者無忽。

平蠻記

陽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蟲起今平章政事行樞密院劉公。奉旨徂征。削平僭叛。所至帖息。功績顯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澧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蠻酋田萬墳居之。萬墳畏威內附。聖度海涵。命爲施溶知州。既而恃險負固。扇誘諸蠻。與楠木洞孟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爲寇。歲在甲午。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態。不知改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公以是年秋九月。統率僉院唆木蘭暨諸翼萬戶至辰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刺罕奉旨。調沿邊隘丁。協力濟師。俾辰澧二郡總管府供給餉餉。公號召懷德府永順諸州會長。各率所部。詣軍前聽調。又起集山猺獞。以爲嚮導。約束嚴明。部分整肅。先是上均州副萬戶田興祖。諳熟蠻洞地里。山川形勢。公令畫圖以進。卽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唆木蘭萬戶闢脫忽都。海牙拜藍馬繼祖。從澧州武口道進。身率萬戶別里哥。不花朵落。鰈倪全田。

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捐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于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癸卯，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旨省院併而爲一，卽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任興祖總兵搜捕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于辰州，一方悉平。是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堅撣虛，執俘獻馘，皆元戎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其功，而歸之於軍帥。軍帥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既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底定，而西北窮邊部落革心內附，豈非四夷畢來之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統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北，有州施溶，旣降又叛，昏迷不恭。帝命劉公，聲罪致討，殲厥渠魁，執訊獲醜。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勳彝鼎，千載有光。我思古人，誰可爲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兒不花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樞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二人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木兒不花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

守關隘而遣使西出達今上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聖上旣行天誅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興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爾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邢氏賢行

吳濬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養其夫仲兄賀羣之子率爲子乳哺鞠育同於己生使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于亦子之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爲士大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穀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減於于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絕嗣爲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譽之聞於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賢者也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阨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千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鬚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印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屨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明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閒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鬪魑魅徑林莽以的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生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

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譙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不得閒。是日以其醉於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厝火者。迺啓榻輒寘屍空中。空陋割爲四五始容焉。復輒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邱修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曰棄壕中。責伍作二人索之。壕弗得。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笞。旣乃竟不得笞。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壕相語。笞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犄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壕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憇於邑。亦以鞠訊。惛酷自誣。刲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犴。衆工隨而謠。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奈何。長竟斬衆工愈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計。乃聚議。裒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坌至。求供飯。一故偷。

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它人家。尙蚤不可。旣熟婦門戶。乃闔中依其垣屋以須。迫鐘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酌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諱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既不可火。又不敢槩治。吾夫尙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衆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且俾衆遙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板輒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償偷購。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壤中死人。何從來。伍作款擠。何物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洎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卽鄉廩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冤竟不白。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者止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歐刀。逃笞而得刃。伍作殺而工婦寢。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轡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烏寶傳

高明

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尙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

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局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寢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寶甚厭之鄰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靜故也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術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枝鳴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秦士錄

鄭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

宋濂

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繩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闈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闈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研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間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驅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

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上。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何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轍。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僂僂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

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株。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爲得失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颍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危孝子傳

宋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承孝先不幸。結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春秋踰九十。旦念之。恐染霜露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尪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斂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尙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卽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杜環小傳

宋

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故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

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還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慾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嘗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李疑傳

宋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目睭眴未瞑卽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攘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

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號得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賞。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恂恂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顙而微收，然頤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裏袖緣以皂白，內服緣亦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顙，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顙微收，色黃而淡，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額，身頤然有顙，特然其下。

癯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阜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布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纏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指露祛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頰微贊贊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額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阜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領下少鬚神采爛然櫛冠紗巾道服青阜緣繫以緇履白坦懷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有衣道服阜緣冠幅巾躡阜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于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蘭亭觴詠圖記

宋 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艷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闌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義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

沸將淪湯前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廁二鵝間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于溪一童僵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礎礎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盃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左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未授右執翰凝視將塗竄然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左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穎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手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草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邛邱施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薄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揩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燭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袴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睫不可擊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口口并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而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艇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

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攘將搔之微之左擎卷至顧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揜袖至腕上勢麤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張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燃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諶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諶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僵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載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裹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裯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于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于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于圖畫中亦足悲

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劉燾孫傳

王 樞

劉燾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沈之十四世孫。器貌環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遊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爲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燾孫獨不去。因集民爲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燾孫當起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獠寇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絕。復陷。燾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溫江原。結寨以爲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燾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燾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予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卽不予以女。死不可免。死後女終爲我有。若其圖之。燾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子賊求活耶。我死卽吾女爲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燾孫不爲詬。絕不飲食。而罵聲不絕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旣退。發棺重斂以葬。顏面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燾孫有同母兄。畊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士。仕爲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槍陷寧國。亦執節死之。

南宮生傳

高 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

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費。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壞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上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憫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怒，與人議論，斬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唱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開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閨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人，故自號云。

胡應炎傳

高啟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帥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闇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

勇將兵雜守之。閻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勳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衆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旣應閻命。卽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爲閻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庳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博城益調粟繕械爲守計。閻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閭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祕閣。圍且久。元兵多傷斃。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剗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孟中。若湯餅狀者。以箭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蓋諺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爲長老。故云。卽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爲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首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閻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讓之。曰：若卽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將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

爲兒童時聞父老言元兵取當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採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錄歟其事多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爲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間爲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姦唆都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況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邪因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常受守杖知使者意嫌守卽誣守納己賄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白衣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駁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譖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閭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駁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譖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

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盩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於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士人、士友，並以情事爲告。聞者閱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僰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受。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里麻、參政喻今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逋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通耗，索援且切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乃匿先公於民間。脫脫聞之，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尙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

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斂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曰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里麻既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昇致地藏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之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問。市人競來至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里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略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後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惄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紓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里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會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里麻已使葬於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邱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荐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於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於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里麻

錄本藏於家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資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鑑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幕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卽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朵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略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殯歸葬先壘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何面目見先公於九泉下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於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削平矣民庶思治矣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蠍蟲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

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燕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之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杖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

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祕錄

李夢陽

初。今上卽位。青宮舊閣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尙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閣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

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閻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閣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尙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鑒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鑒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而韓公曰此舉本由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諸閣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退惟王鑒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餽狗矣上爲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常買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旣而益復伏地哭痛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椎案哭謝亦。齊聲訾讐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圖。乃裒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傾。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翹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翹字臯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王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非珏誰與。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書某節婦事

李東陽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日與爲游蕩。日以漸困。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爲矯虔。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謀稱其母爲寡姊。求富商嫁之。給商曰。吾姊義不嫁。吾輩強之。然尙弗慊。必預具舟檝。俟其登。卽解纜以行。商從之。二子又給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活。有一商者。賙卹之。以有今日。今其人以家屬至此。幸一往謝之。婦不可。懇之至再。乃登舟。二子送入舟。一子先躍於岸。一繼之。而舟已遠數十步矣。婦呼其二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爲。婦始悟其給己也。卽解顏強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爲能禍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卹矣。惟吾夫之存。吾有誓。欲於茲廟有所報謝。幸爲我具雞酒。我願畢。當不至家而往。無遺憾矣。商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於衆曰。兒子鬻母。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爲我白之官乎。於是諸保甲忿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諸張都憲公實云。嗟夫。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凶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若稍露稜節。必不見釋。身死無所惜。其何以泄忿鬱而暴其姦凶。顧一轉盼間。而念慮頓改。含苦茹憤。深自晦匿。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爲。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蓋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

因錄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鐵崖先生傳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駒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顥易怠去梯輒輶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爲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尙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者降昭烈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

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也。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誕怪，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疆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其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晁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

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
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
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謂憲
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吾無取其統焉。吁
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
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按漢唐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
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涼德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
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長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宋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
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
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
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故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乘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
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
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昔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
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卽東漢西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
族屬疏遠牛馬疑惑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
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

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邈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君道南矣旣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

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隔世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之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詞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遺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概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辯出見者謹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遊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爲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旣受代卽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覆書斥其所用之人

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爲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爲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尙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而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爲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爲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爲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爲廉良者閣下信佞爲忠則臣有斬尙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蹠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爲正人養之爲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下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爲閣下計者少而爲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旣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呼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爲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

識皆知得其文爲重。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爲買地葬之。先生爲人不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恆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旣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爲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拄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饒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龐文玩。鐵崖務鏟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謔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覬卒潛致其罪。逮捕拷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拷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敢或發也。京城有楊

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沙漠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墳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己見以五色金鉢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眞爛然倭人見之亦齠指稱歎以爲不可及蓋其天資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姦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淟涊甘爲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顰然自得誇謔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墳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墳真義士也吾欲爲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爲墳計也庶亦勵世之頑無恥者云

愧齋先生傳

王 鑾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所輻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小事無可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爲也罷先生又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頹然而已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爲諱先生爲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露天威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軍中王徽新舉人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讀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不得往乎衆或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煊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中楊仕偉家收縛仕偉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闖先生其隣也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讀陳某也聞者爲之縮頸劉文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悅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某腐儒也不可用先生由進士爲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九年乃進卿云先生爲文典實有禮致尤邃於經學四方舉子質經者填門塞坐得一

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信哉余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叱遷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道前鷹犬羅後捷禽鷺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垂手登車援烏號之弓挾肅愾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得渡隋侯救蛇而獲珠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橐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疐尾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邪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劍斬轍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轍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跽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尙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

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令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飢死道路，爲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以俎豆於貴家。」先生旣墨者，摩頂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驢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既久，日晷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因給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卽食不可，卽已。」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饑甚，望老木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然，狼當食我邪？」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賓客，下至於僕，皆食我。又復鬻實於市，以規利於我。其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斂華就實，賣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免乎？」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見迫耶？復與偕行。狼愈急，望見老特，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彌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爲狼？」

曰第問之不問將啞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特再述始末以問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謬矣老特繭栗少年時筋力頗健老農賣一刀以易我使我貳羣牛事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凡事我都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衡走郊垌以闢榛荆老農親我猶左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倉庾仰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帷席之敝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儋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顧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厄瞿惄唇吻盛洒瓦盆半生未接今醯黍稷據尊罍驕妻妾矣往年衣袒褐侶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學今侍兔園戴笠子腰韋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攣而不可舉皮毛具亡瘡痍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韁骨角且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刀硎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將蒙禍汝何德於狼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虞人所窘求救於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啞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歎歎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

其一未知其二請憇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厭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詞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咥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羿亦有罪焉先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吾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生復縛寘囊中肩舉驢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七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類乎仁陷於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刀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謝翹傳

胡翰

謝翹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喪衰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翹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翹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翹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至句越句越多閭閻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翹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翹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歎歎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山黑化爲朱鳥兮有囁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

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翊辟地白雲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翹率其徒游焉願即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翹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于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漸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嬌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翹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翹有晞髮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翹集備焉其詞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翹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胡義士墓表

胡 翰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爲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抵處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爲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翦溪之寇殷氏杜氏啖羣兇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祐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爲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東手視之耶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爲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

虜擣邑鄧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叩軍門自主帥出旗樹于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安堵令嘉其能檄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巖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衆固守聞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遂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乃盡勒其衆間道出方巖與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于古田元祚盡銳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鬪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歿于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爲天子命吏不能贏股肱效尺寸功而元祚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搏雖斃于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于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予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予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于色爲予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予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爲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畯男女扶攜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祏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士畫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爲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

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爲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既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富貴乎就令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卽裕次樞次祐次禔予旣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摭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烈婦姓唐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命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桂獨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吾言又得金帛且享懌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旣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斃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慎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汙青宜書有司

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跡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恆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刀決水猶恐不及而內外仇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能感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惟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

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愼曰。之罘篆鏤燕然銘石。執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往來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詞。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向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錢可大傳

梁潛

可大名英。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匯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悟。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路賞試。旣又中撫州路路賞試。然是時元祐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旣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槍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旣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嗟乎。變故倉卒之際。而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旣沒。終身爲之悲痛。

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使僉事云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繩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旬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琪故事奏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效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弗受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予

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倘所謂豪傑非歟。

董癡傳

葛芝

董癡者。開封人。忘其名。曾應武科中式。人亦呼爲董武舉。爲人落拓好飲酒。醉後向人言禍福。多奇中。常州薛君案。以郎官出守開封。開封貴人有在京師者。出餞之郊外。臨別執薛君手曰。董武舉雖癡。其言禍福。多奇中。不可忘也。薛君至開封。以禮延致。然特以京師貴人之言。未之奇也。居五年。薛君以病罷守去。董癡追送至河干。曰。公能以禮待某。然揣公意。固以庸人畜之。未能深知某也。某有片紙奉公。別後幸屏人密視之。遂去。薛君亦置其書不省。一日飲酒歡甚。忽憶之。引燭取視。惟書曰。後二年開封破。又二年北京破。又一年南京破。此十八字而已。時崇禎庚辰歲也。薛君大驚。卽燭上燒之。無何開封破。如其言。薛君固已奇之矣。客有自開封逃至吳者。薛君坐而問之。且曰。董武舉近若何。客曰。董武舉未破城前數月。忽飲酒大醉。周行市中。見市中人輒語曰。董癡今日死。諸君盍來觀乎。然諸君他日死。亦當如董癡也。遂躍入河中死。而開封之破也。實以援師引黃河水自蔽。賊因盜決水灌城中。城遂陷。死於水者數萬人。繼而兩京相繼破。皆如董癡言。嗚呼異哉。

葛子曰。丁酉歲予與薛君相遇於鄧尉山。薛君向予道如此。自高皇帝之興時。則有若周顛鐵冠道人。冷

謙之屬。逞幻化於一時。以是知帝王崛起。非獨公卿師武臣之力也。鬼神且幽贊焉。若董寢者。亦豈其人與。然彼皆當國家之鼎盛。而董獨見其敗亡也。彼游方之外者。亦各有其時哉。悲夫。

東遊紀異

董 珣

正德庚午六月乙巳。予與南安黃子晨出遊。循玉河而東。見車馬旁午。由夾道直趨東華。東華者天子之禁門也。外多富人居。予二人私訝遊者之衆也。乃連騎躡其後。是日微露濡衣。黃子笑曰。詩所謂畏行多露。殆不其然。予曰。彼女子也。丈夫而畏濡乎。俄頃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馬。行半里許。失所謂東華者。陰風襲人。鬼魅交道。予愕曰。此非人居也。胡爲有是念。已不得歸路。復前行十餘步。見一巨室。棟宇宏麗。金碧交映。方凝視焉。忽羣狐躍出。若將邀予二人入者。卽却走欲避。疑已爲羣狐所持。予乃喟曰。霧雖不吾濡。然誤予者非霧也耶。遂隨狐入。及門。門者狐。狐人語曰。錦衣不可以入吾舍。不得已復易素衣而進。及堂。堂者狐。狐拱而前。若與人揖遜狀。及至。則見數十狐。呀呀環一狐而號。予微聞旁立者曰。是老狐今斃矣。老狐常人形出遊。見衣冠者流生有居。死有藏。有慶弔之禮習。而歸欲以教羣狐。其斃也。號曰。若屬毋以狐死我也。於是羣狐相與謀。以人禮喪之。然而狐也。卒莫幸弔焉。有白額虎。是穴之長也。電目而深居。好噬人。不食獸類。上帝命之掌百獸焉。羣狐乃相與訴於虎。虎怒曰。彼薄吾獸類耶。於是不狐弔者。輒噬之。乃今弔者如市焉。若已誤入。速與狐爲禮。不者虎且噬汝。予二人方驚駭未信。俄見旅進旅退。繩繩然來者。盡衣冠流也。拜起左右。咸與狐爲禮。黃子顧予曰。畏狐耶。畏虎耶。始悟前所見遊者。盡狐客也。將退。一狐捧盤帛階下。招曰。弔客前。弔者趨而前。人問姓名曰。某某。若將以白於虎者。於是諸弔者亦忘其爲狐。

也受帛而出皆有德色予二人益憤惋然業已入狐穴中亡可誰何久之得與諸弔者偕出求得故道而歸抵舍則天欲暝矣噫嘻可怪哉可怪哉世其有是耶彼深山窮谷魑魅罔象之所遊虎豹狐狸之出入乃其所也禁門之側胡爲而有之焉且彼狐也求與人爲禮吾人人也而與狐爲禮耶豈非霧塞晝冥而虎與狐也乘時跳梁如傳所謂禽獸逼人蹄跡交中國者固其類也不然太陽在上雖深山窮谷之中彼虎與狐也亦且隱伏而不敢出矧禁門之側耶噫是吾遊之非其時也而又何怪耶越數夕積霧開初日旭黃子復邀予往過焉則狐穴隱滅居民如故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巒峩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閑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

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磽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謠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蹄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覽盜

何景明

覽盜者一足覽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樓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貲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貲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覽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貲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厲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覽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覽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覽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遑訝遁去覽盜顧乃得全貲歸

阿留傳

陸容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默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於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悉記則閨門拒之家蓄古尊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歧生者爲之

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閑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憾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獸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疏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予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卸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尙未知吾志乎遂投於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旣死卽自投

於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婦人則當給官爲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予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錄以予一人所聞如是則予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予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予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予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予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仇圭常諫之後其仇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尙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令償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

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僇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得官者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士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部來。董犴聽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數諫止佑。不聽。娼恨。遂日構王之闕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笞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餘一年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牀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矣。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之。語畢。卽潛入竈下。挾刃以出。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刀刺其左脅。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無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在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

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恤。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刀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記任公事蹟

劉鳳

任公名環，字應乾，山西長治人也。以世宗二十三年進士，又九年爲蘇郡丞。倜儻弘諒，廉武仁恕。其蒞事皆以衷誠篤之，不以市名。人謂煦煦專爲惠公，蓋任心而行。明年爲壬子閏三月，始以倭警聞。時承平久，兵猝起，遠近震駭。公率衆禦之，寶山洋衛尉張治以甲士五十前鋒殺賊一人，或橫刺之墜。衆潰走，公叱止之，不得。曰：士未訓，固不可責以死。明日又出，獨前搏賊，賊愕，不敢動。相守數日，潛遁去。追之不及。四月，又犯太倉，蔡中丞亟奔命。然士望風走，乃入城守。適有飛語，蔡遂如蘇檄公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公以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爲書付之而行。親介胄臨陣，士以公激之，無敢不從。特賊鋒銳甚，勢不敵。屢戰嘗縮，然賊亦憚，不敢肆。公蹈之，隨所向設拒。敝衣芒屨，與士雜行，濡雨際昏黑，無休舍。依草間齧糒飲水，同勞苦。且喻勉以古義烈事故，士遂歸心。與公死生之矣。賊潛出沒，公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欲免

公嘗衣公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嘗墮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跡得又遇之矢鎛集士以死捍公亦被傷士昇之趨濱水梁已撤丈餘躍而過迫急佩留禦之死焉乃免公已求得其元爲流涕親酌之屬公疾猶強力起巡壘衆憐公壯氣或上其狀使者檄公歸郡七月賊蕭顯等陷上海自吳淞出洋中弋船要之感疾以五百人據南沙又檄公率解明道兵往擊適新寇至衆盛相與守之至十二月命將湯克寬冬具毛世將驕敵士僑士又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亡千人公恨湯不足與計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至除夕公謁賀歸賊乃俟間突圍逸明年癸丑五日薄嘉定城下值浙使者命裨將盧鏗赴援公亦以前功遷秩領憲監四郡兵事與鏗夾攻以舉燧爲約賊出掠歸四面進士殊死縱火殞之賊奔慮士以貲戀不盡力舉焚其重追至青村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會大雨又得豕突去上海攻圍急公以輕縱三百及僧八十人跡之擊敗之五里橋習家墳又會鏗襲其大巢破之別屯他所者公皆分遣掩之而自與董公邦政及克寬會華亭設覆敗賊城下賊乃遁之浙已而賊遍內地公跳驅至常熟與其尹設櫓械備其衝潛出兵禦却之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倉則毛家葛隆諸屯賊皆會集傅於城三面治攻具有必剪屠意除道覩望羣醜坐甲斷遏聲援以百夫門焉衝梯隧道肉薄而登公率死士飛刀斫之連發鎛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始謂我易與城可旦夕拔至是始畏恐不敢緣我堞六月賊三支自柘林分道逼郡城時青兵連戰頗斬獲旣梁鳳以真義兵覆沒長兵利鎛皆爲賊得藉以攻我督將萬表又遇之敗失亡狼籍勢遂大張民逃遁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啓擁塞蹂踐乘陴者望之而歎攀緣上者又縋絕而墮公適還自真義曰奈何坐

視之縱有覬謀我在何患身自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且察之賊間竊入卽縛訊駭以爲神累日所活蓋數萬人復以解明道兵出疾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舴艋邀之乃棄所獲餌我因得逸由平望去公又以功進秩參藩復視事甲寅正月賊陷崇德復由平望入公以沙上兵列沮洳欲截之不克會吳江守已固遂去四日柘林賊復犯縣境按使者周公如斗移檄公合幕府調集彭氏苗夷及守林公懋舉督俞大猷等諸軍夾擊之盛墩斬三千級又合承熊公樺等擊之泖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挫五月又一支突至郡分爲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公追之急賊漫入川瀆恣其忿然爲我所阨不得逞由常熟去在柘林者復來陸涇幕府又移公合諸師搗之戰始交獲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公以夷兵屢之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百幾殲焉六月餘賊二千又自崑山至郡城下公以解明道兵與戰敗之又有至平望者公急往據盛墩乘之浙兵亦至賊遂絕跡去而公以奉諱亟徙跣歸居喪擢毀過甚又以前奮不顧身蒙犯矢刀傷痍遍體疾大作亡何卒郡人聞而巷哭私相與俎豆之者衆使者乃上其狀得請爲祠郡內額以褒忠歲時祀守親蒞夫以公聲烈卽質之典制勞定國死勤事捍藩禦患皆兼有之矣嘗聞公居家孝友發自天性遇家人極義恩嫋戚黨族無不敦恤至行孚備卽自喪其親而毀迄不自全以不逮養爲憾則其誠仁可知一旦起儒生當事變惟忠國衛民安全之圖危忘死盡節官下此豈有意富貴舍不貲之重竊冀非望耶誠激以大義厲死綏之志雖得全亦非始所料將帥之臣平居自詭立功名及與公赴敵皆失措色死灰矣公勇氣方倍從容麾之則豈常情所能矯厲哉若城下之役開門延敵則城社與百萬衆繫之公決策納外入者膽智絕人遠矣余時親見傷殘者慄不安公出涕拊接親爲裹創士卒

最下者皆與通飲食古稱不乘騎不張蓋投醪分少絕甘士不就頓不先休公特不足言也其功在國社名在簡竹思在東南諸郡邑而蘇尤被公澤深余與公同推擇爲吏凡禦寇始卒又親所睹記并得之所傳聞亦甚核閱二十餘年爲萬曆甲戌蜡直載之書不以文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旣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楷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釐人撫髫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乃肯畢心殫力昌振鋟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理達義者何以加此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義虎傳

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髫卯交壯而貧富不同。富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豔。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寢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乏主計吏。竟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耶。寢感謝。富子卽具舟費。并載其豔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寢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寢胼胝碎破。血出被踝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研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去豔。若夫君噉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覈。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噬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而哭。忽見一人步於傍間。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妻當爲賊收矣。何尙獨存哉。旣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也。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書二館人事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徵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轔。從冰上行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鈎下救者。縕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溷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繩鈎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爲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遂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書應生事

王世貞

仲芳旣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鳴夷裏來。血涔涔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尙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尙書坐輕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卽爲迺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鼃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印印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恚。謂何用我爲。且纍纍嘗元宰若詈敵。

奈何。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尙書求其主，尙書心知爲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遜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尙書所繫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置廷尉繫法日數反尙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雜記

申時行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穫時，淋淫不止，漕船蟻集水次，使者刻期督趨，民輸輓倉卒，米皆濕潤，已入艘經月，管倉部臣不肯受輸，欲却回抵易漕，卒洶洶，余謂石司徒：「江南歲輸止有此數，無可易者，勢必責民間賠補，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力何堪？恐急則生變矣。」以愚論當權宜措畫，往時漕糧入倉京師十七，通州十三，恐京軍以米色惡譁不可制，宜小爲變通，以十三輸京師，餘皆流之通倉可也。故事出放以廩經爲次第，今歲稍更月日，則不可復食，強授之恐生他端，不若隨到隨發，廩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難色，司徒急索釜甑，對衆炊飯，皆可食，諸軍以次支給，寂無譁者，是舉也。江南免責償之苦，國儲不至朽腐，軍不至鼓譟，處置似爲得宜，未可與拘方者道也。

川貴土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盛強，蓄積富厚，相雄長。諸土司皆憚之。安氏在嘉隆間，小有反側，朝廷下詔切責，第令服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遊

俠及犯罪逋竄者爲之羽翼腹心。凡七家皆有室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姓。應龍心惡之。旣襲職。皆擯不用。更虐使之。或加誅戮。七姓咸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甚。七姓者復從中懲憲。乃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府佐及兩司首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賂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僇。然兩省有徵調。朝奉檄。而夕發兵。毋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膚憇。欲用兵偕按臣以疏請。余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於所部。未有逆節於朝廷。祖宗朝從來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中遂寢其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吏卒備加窘辱。取索不訾。應龍大恚恨。會東征事起。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旣而罷之。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綦江。勢甚猖獗。詔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播州。設遵義府。然三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繹騷甚矣。向使委官不索賂。應龍不繫獄。調必赴。召必來。何至稱兵叛逆乎。挑釁起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喜功窮兵殲財。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京東諸州縣多卑窪。沮洳彌望。或云可開水田。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而徐尙寶貞明主其說。具在潞水客談。余深是之。乃請上旨。下近京都縣。酌量修舉。以尙寶兼憲職。董其事。尙寶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水。頗有緒。乃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使畫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既成。則必倣江南起稅。是嫁

禍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在左右者多北人。爭言不便。會朝畢。上召余及同官於皇極門。諭以水田當罷。余對言高田宜黍麥。下田宜梗稻。今民間遊惰。下田俱棄不耕。故議開墾。非盡廢已熟之田也。上云。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做。余退而上疏。極陳利便。而上意不回。遂切責尙寶以擾民。而初議盡格矣。彼中開墾已成。收穫甚富。一聞詔下。盡毀堤岸。斥爲閒田。垂成而廢。良可惜也。余歸已二十年。鄉人北來者。云京東稻田頗廣。白粲輒輸京師供上用。其直減於往時。蓋農兵自行開墾。不關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甚矣夫任事之難也。

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詩。上愛任之。呼爲秀才。命掌兵仗局。駕常幸局。觀兵器。偶玩弄之。維奏言兵凶器。非至尊所宜操。上笑而止。因令內臣勝兵者。咸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蓋指武宗時也。上欣然舉行。乃摘選內豎二千分班操練。每以五鼓從東華門入。及晨而散。閣臣以爲言。主上令傳諭不久當罷。主事董基言極劘切。上怒。謫外任。閣臣深以爲憂。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諸大瑞云。此事關係禁廷。諸人皆擐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姦人竄入其中。爲害叵測。卽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皆公等剝膚之患也。諸瑞皆竦然乘間力奏。上乃命撤止。使外廷諍之。未必便回上心。乃知顯諫不若潛移爲妙也。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馮時可

曹定菴先生。華定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

者議相左。卽拂衣歸。年甫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采蓴舟不能忘爾。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魁岸。以堊書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人直入。踞上之先生。不手曰。若休矣。候吾僮來。旣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生使人召而榜以檳楚。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肆淫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子自是不復敢出。折節爲恭矣。先生初以定名菴。旣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既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邱。每日殮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景。舉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惇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橐枵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妓至。痛榜之。妓怨反訟。公以是罷不敍。英廟復位。有白公冤者。而公名偶同。皇帝年號。又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上問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貲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榜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讞。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

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稱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王義士芳傳

張椿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尙義一字德遠別號南園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蠶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鷁鵝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飢飽寒燠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不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瓷缶躬爲滌除旁觀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餅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易輕舠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南園曰生平心事百不中一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二十有三日也雙眸炯然南園曰古今日暮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恒化耶摩其眶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邱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訃其外舅華晴峰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南園挈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噴

嘆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邊城

魏濬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丑陋尪悴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攜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辱檻轄峒人不知也具悉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殺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犒之亦未嘗多取文成歿不知所終初城自負其力裹糧之塞上求自效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滸見有向江中慟哭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攜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爲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爲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效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鉢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鉢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鉢打其魁下水遂揮鉢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窗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滸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

予聞邊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輕試似善藏其用至於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徒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瀆祁。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塚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瑞之應恆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瞑目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麌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闔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閨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傍。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牘。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

歸有光

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嫵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卓，而身處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旣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無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諷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父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擯孝子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遊者，皆曰吾

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卒。孝子旣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何。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纔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始終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於販夫販婦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諧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觀此可少愧也。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燠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以翁平日爲人誠朴。必能事鬼神。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象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

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殼爲歡宴。嫗令婦出偏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懼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己梳與之。又折其梳。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

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爇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其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刀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椓其陰共舉戶欲焚之戶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戶見轘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刀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惴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汚閨門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歎其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書里涇張氏妻事

歸有光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尙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憤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

許妻同郡郭奔。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奔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掩戶。以粉書屏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于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苟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于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于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鞭苔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慤。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平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卻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鷺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曉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構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鯤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旒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釀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欲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鬪。以爲效。如馬飽於櫛。嘶鳴騰沓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嗜。

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爲今官。

西門記

宗臣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則悉罷諸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者，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鑼，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姦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辨此矣。卽有姦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來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裊裊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

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鬪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予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予止之曰毋伐卽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閩城則屋蓋其城故淤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予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旣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尙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艍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艍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艍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沈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楊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予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予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紀剿除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向海門入略淮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留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

茅坤

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間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士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澈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經路峽石越阜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士兵衛繫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迺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不得擇善地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慙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

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旣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尙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於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峯款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峯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旣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峯因厚遺諭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會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會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會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諭者故縱會瞰之會旣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會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間遣會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驚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善備提督阮公復

躬厲矢石，徇城上人下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縉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卽縉挽以上斬之。又募治者煮鐵汁灌城下，曾城下曾不敢逼。東旣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阜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尙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隙，則東南之事抵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尙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陽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迺日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謀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詣海，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

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乃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遂輦故所載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并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隙。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旣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洟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尙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尙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齎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汹汹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旣疑且怨海。無鬪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

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旣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尙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艦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尙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并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入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胄而入屬屬脅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是於是圖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尙千餘人猛鷺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莊卽僦沈家莊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誼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豢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尙書

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諜詣海。且唱海如曩時。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讎。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莊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莊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莊以居部下。曾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于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莊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曾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託。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卽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湖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擾。千餘曾竊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珠。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踏河斬海級以歸。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縑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翦而死。若剗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缺缺。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墮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

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弋媒於海上而因以纓繫海上會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挽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仗劍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王翠翹臨淄妓也初曰馬翹兒能新聲善胡琵琶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南掠翠翹去寨主徐海絕愛幸之尊爲夫人凡一切計畫惟翹指使乃翹亦陽曖之實陰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招海降海怒縛老人將殺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與來使事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苦之老人者海上人翹故識之而老人亦私覲所謂王夫人似翹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某視之有外心可藉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軍詣海說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翹日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終身共富貴海計遂決督府大整兵佯稱逆降迫海寨海信翹言不爲備官兵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倭人殲焉凱旋督府許大饗於轅門令翹歌而行酒諸參佐皆起爲壽督府酒酣心動降階與戲夜深席大亂明日悔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所調永順酋長翹去渡錢塘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記王忠肅公翹三事

公爲吏部尙書忠清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忽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列卷火之

崔銑

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慫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旬乃還第。增竟不調。

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東。某亦守法。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內所著披襖中。級之後還朝。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蓋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賈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耳。皆陽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賈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李公子傳

陳繼儒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鄴侯旣老。謝事辟穀。公子宜襲侯封。不願。候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南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于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割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勅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緩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

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謹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嘲笑間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鶯翻曰春荑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筝白娟善歌春荑善鑒古器善笙紅草善彈烏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鶯翻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雜聲其地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問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歛彈筝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于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觀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瞪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因以謔語誑君一杯酒耳實

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待許久沈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笑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黃衣妓者。秀質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笑。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舡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罍。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瓦鼎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奈何。乃裂帛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翦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酩酊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繞以梅花。五六十里。秋深之際。則楓林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沈浮此中。賦詩之暇。非

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湊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纏夫人耳夫目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生死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鄭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贊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劉崧

嗚呼義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水都巡之死於戰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爲行販往淮河時道路猶無他梗其夏汝穎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壬辰河南省右丞某奉旨總兵出捕至隨州時應山民已先降賊官屬皆散獨廣水鎮以王君故猶固守不下君聞右丞兵至卽馳謁言事右丞奇之署參軍事俾復應山旋以功攝令久之寇日滋而右丞所總兵遲疑不進民困供饋君凡三上書請急進攻毋玩以養寇右丞怒曰若書生寧能戰耶吾令若率先鋒得無怯乎君曰誠得效分寸死不恨卽受命領驍勇以前數日連破賊圍猶奮擊不休已而寇乘其後右丞兵隔絕君引軍將向德安未至聞德安已

陷衆乃潰。君獨與麾下數百人投孝感之新店會劉禹章吳思明等方舉義。聞君以省兵至大喜迎之。君知衆心堅可與共事。卽率其衆及商民之來附者凡數千人屯新店掘塹植柵令老弱運粟聚堡中出與賊首黃思明大戰於蓮花寨破之拔其小寨凡一十九所斬馘以千百計得其輜重以歸。兵勢益振明日寇悉衆來攻。君退保新店。寇圍之逾月糧且盡援兵終不至。君知不能守。顧謂劉吳曰：「事急矣。奈何設有不利。必不可爲不義。屈趣出戰。果爲賊所敗。」君與劉禹章俱被執。君罵不絕口。賊欲殺之。劉曰：「彼參軍爾。我乃大將。盍殺我。」君奮呼曰：「我奉河南省右丞軍檄出征逆賊。不幸勢窮爲所執。當殺我毋害劉也。」亂兵遂斃君於城門下。劉被剝。吳以千餘人遁五公山。賊追及之。猶各戰數十合。死傷過半。終不屈。自刎死時某月某日也。彬田野質實人與君同里。其兵敗而死也。親見之。其言可信。君旣死。彬獨與其徒渡江得間逸歸。時爲鄉人道其事云。嗚呼。珪亦真義士哉。記泰定丁卯間。余侍先祖翁側。見君以諸生來謁。體幹魁偉。冠帶翼然。執禮卑遜。進問起居外。徐出所業懷袖間。鞠跽從旁請益。時翁年已七十餘。爲之色笑。辨說亹亹。傾竭至日晏。猶不退。時余年尙幼。亦不知其所謂何也。比稍長。知就學。君亦出遊臨川。拜吳先生以歸。而先祖不可作矣。君過門哭奠甚哀。退與先君敍通家禮。談功名事。磊磊落落。如掌股間物。益浩然四方志矣。及遊淮漢間。聲名籍甚。余讀書山中。追思爲童子相見時事。爲之惘然。然後聞過武昌。見威順王。獻黃鶴樓賦。嘗恨不得讀其文。繼聞其從應山令魏進入京都。伏闕言世事。又恨不得見其書。最後聞以言兵久矣。珪以一介書生。負奇氣。常易視天下事。至言兵忤時相意。幾致危蹙。不勝憤憤。赤手奮窮旅中。

邂逅知己以烏合之衆轉戰百萬之寇卒以援絕力窮死酬其言悲哉嚮使右丞錄其言惜其微忠置之幕下以盡其一日之長不使冒敵境或後先出援相與爲犄角則成敗概未可知不幸君以孤軍失援死而右丞亦以怠傲覆敗豈非天哉若劉吳之於君非有平昔之素與名位之定也徒以彼此急義一旦邂逅於顛沛之頃卒能爭死以正名殺身以就義若素有感切而安於撫循者豈非義之所在固當然歟而或再不察至事僨勢去始扼腕撫髀謂天下無義士至詆儒爲不知兵豈其然哉君字方剛其弟果以余爲通家請書其事義不得辭敬述而論之俾歸以附其家傳云

四貞祠記

崔銑

正德壬申賊劫東火妻掠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以聞詔給賻樹闕如制越十有四年辛巳潞守請於御史立祠小嶺祀之得請乃命東火仇朴治工而朴以其資助祠爲堂者三楹爲夾室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卜日蠲羞侑祝以帛嗟乎往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之政始於怠極於廢樂始於逸流於荒官始於得放於亂邦嗟乎可不痛哉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餽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爲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頽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辟位傅尙書之抗

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達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於懷哉？是故扦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麌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啼，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幘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

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而不遇哉梅客生常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袁宏道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氏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顴闊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沈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送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惟啖蜈蚣蜘蛛蠍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盃中如雞在醯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籀籀屈伸唇髭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叟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中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

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參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蹤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闔閨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蹤跡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於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冊所記碑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旣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哉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海而隱者哉

拙效傳

袁宏道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繡鐵嘗從余武昌偶令過鄰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迴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卽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食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僵瘞寒間爲薪焰所著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煖卽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闌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門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談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

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日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常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尙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大逐之卽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噉其指其痴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猾之僕往往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猾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授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一瓢道人傳

袁中道

一瓢道人不知其名姓嘗持一瓢浪遊鄂岳間人遂呼爲一瓢道人道人化於澧州澧之人漸有得其蹤跡者語予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貲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陽間所得市門貲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擁艷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乞食湖湘間後至澧澧人初不識旣久出語顛狂多奇中發藥有效又爲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炭裏取金挺付祈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周遍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

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予聞而大異焉人又問曰審有道者不宜淫且盜淫且盜者又不宜脫然生死予大有疑以問子予曰予與汝皆人也烏能知之夫濟顛之酒也三丰之肉也鎖首之淫也寒山拾得之詬也皆非天眼莫能知也古之諸佛固有隱於猪狗中者况人類乎子與予何足以知之哉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邢蠢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惟啖餐餅一二而已僉憲陳公直道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惟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童子應門奈何吳公乃假鄰家木榻坐門外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戶稱其師傳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居城市貧無恒業惟教授里中兒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攜書坐其一角不滲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凜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遊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谖此則幽人隱士之概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爲重耶夫僉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性甫接先輩之典型暢遺民之雅韻麗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皭然不滓

卽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五人墓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閣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資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动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謨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旣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卽今之儼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搢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以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謚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閹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

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因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膠東二高士傳

周思兼

周子守膠東之明年以政暇遊覽諸峯觀大澤之雲酌漱玉之泉登雲臺之麓挹聖母之水喟然而歎曰美哉此古膠東之國也靈秀萃於此矣意者其有高士生其間乎吾願得師事王生懷祖崔生廷楓對曰膠東僻無有也不然其張公鉞乎張公貴矣不然其梁生萬斛乎斯人者其諸所謂高士耶周子曰張公之高奈何王生崔生對曰張公昔爲清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旌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監司爲之慚公性剛復與物多忤請託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輿訴於銓部發公輿得芻豆石餘他物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此耶此固吾所願見彼訴者奚爲者耶由是罪訴者而益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資周子又問梁生之高王生崔生對曰梁生初遊庠校每試常爲多士冠膠東守劉公重其才聘爲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饋之禮梁生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弗能強也無何丁母憂哀毀甚得疾久不瘥家益貧棄舉子業業鬻蔬有憫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值者梁生輒怒罵不受或誤多與之梁生曰爾與吾值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者或遇梁生於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弗見或時鬻書則題其上曰

是書值若干。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輒怒曰。吾鬻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浼梁生也。梁生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爲梁生。梁生入市攜其蔬。謂人曰。是值若干人。輒與若干。知其不二也。梁生之圃不爲藩。人亦弗盜。有憐梁生而爲之治圃者。梁生輒與之值。或不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圃。由是鄉之人父老與郡之大夫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敢致也。是梁生之行也。周子曰。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是吾之師也。夫陳仲子郝子廉。吾始以爲戰國人也。秦漢人也。今之人無有也。迺今復有斯人耶。使天下皆得斯人者爲之也。天下其有弗治耶。吾幸得待罪於膠東也。而又聞斯人之風焉。吾於張公師廉焉。於梁公師介焉。膠東其有弗治耶。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然則梁生安在。王生崔生對曰。梁生之居去郡四十里。其土下。其地僻。車馬弗至也。夫子必欲造之。則弗使知之。知之。彼必避不見也。周子從之。辟儀衛造梁生之廬。梁生聞之。先期遁去。周子曰。嗟異哉。此何人耶。其所謂泄柳歟。段干木歟。其有所慕歟。抑性然歟。嗟異哉。此何人耶。吾不圖膠東之僻。而有斯人也。吾待罪於膠東。而獲遇斯人焉。茲又幸也。雖然。使斯人生於秦漢時。則必與泄柳段干木諸賢並稱。使斯人而生於通都大邑。則必名顯天下。使斯人生於膠東也。而膠東得賢守。則亦能揚斯人之名。惜乎。膠東之僻。而生斯人也。而守又余也。斯人雖賢。其孰知之。於是周子仰而歎。王生崔生皆歎。周子因題其壁曰。靖修高士命。王生書之歸。而作膠東二高士傳。

竹籤傳

竹氏之興。蓋顯於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方者齊名。並以強識聞。方專史職。而策

好博小物爲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神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令支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卽位。問世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各策失言。策不以屑意。然其言卒驗。後更名籤。仕齊梁間。爲諸王保傅。久之罷去。入唐。爲陳武烈帝大祝。傳帝意作韻語。簡奧類焦贊。易林。入宋。復辟江東神幕。更爲長句。俳俚通俗。關壯繆侯之改謚武安王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牋蠻。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位者。商賈之求奇贏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王。王倦於酬對。穆然無言。目籤使以己意答之。籤受命如響。巧發奇中。萬曆間名浸盛。太宰聞而賢之。薦於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郎多黜貨。或巽懦狗請託。有賢自好者。避怨譏。嘗惴惄。衆推籤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人宜否。一決於籤。太宰據籤所定。成奏上之。天子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間言。籤亦喜自負。浸以驕泰。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行其道。無懷泰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已行矣。又何失職者。傳其語爲口實。舉朝爲之不平。於是臺省交章劾籤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籤忠臣也。下法司且死。將廷鞫之。期日命籤聽於朝。公卿以下咸集。遣司禮太監詰籤。汝以小臣與聞大政。分已踰矣。猶懷怨望何也。籤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共爲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孤憤。故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以貨取乎。科道之選。不以夤緣進乎。吏部之有頂首。科場之有關。

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爲政縱賢愚同貫何至繆謬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臣乃善爲詩四五六七言皆如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訾臣耶於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籤侮朝廷輕當世之士無人臣禮且籤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賄上下其手籤陽瘡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籤曰敗國事者非籤也諸臣綰結吏胥共爲姦利多方賣臣臣疎於簡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廁迹巫覲祝史之間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卽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子曰吾固知籤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籤知世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挈以歸淨土云

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敬氏皆名能其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非類長者敬氏好面詆人醜恨者至欲撲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憾焉固未若籤之虛己御物德怨兩忘也或疑籤蓋巫祝之流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侯卜正於滕巫祝又豈可賤簡哉籤遭逢聖世致位津要蟬脫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賢矣

孝女格天記

孝女某氏吳江人也年十三父歿母老而貧不能自食將女鬻於邑之迮氏居相近女日節縮已食歸以遺母不足又爲諸婢僕任勞丐其餘飯搏以餉母如是積年母藉以存活一日搏飯置胸墮溷中女深自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賢矣

顧文亭

咎恨取出浴於河念此穢食不堪奉母留以自飽復丐餘於諸寮得少許以食母具述其故母子相對而哭鄰媼見母居室有異烟恐其火漏警之母曰久已絕炊恃吾女活耳何處得烟頃之烟益甚且氣如硫黃鄰媼彊邀其母子出己舍忽有霹靂震母室一無所傷但有遺金若干包裹如搏飯狀上書天賜孝女字嘻異哉至孝天性無隱不徹煢煢弱女反哺之情愈苦愈堅愈迫愈勵徒知申罔極之恩於母氏寧敢冀涓埃之報於彼蒼然孝德格天動威以彰賜金在室百世震驚嗟嗟人誰無母我懷我撫三年乳育一飯難酬唯其艱苦所以倍至幼穉且然矧於成人孤女尙爾况在丈夫凡我人子勿愧女心凡我下民勿忘天鑒

神鐘記

豐坊

海鹽禪悅寺神鐘勝國時宣慰楊梓以海外銅鑄建六丈樓懸之聲聞數十里國朝天順中忽無聲渡海者覩其影波間浮屠用法攝之乃復聲成化初樓圮浮屠齋於財建之卑邑產悉侏儒焉今上之六年樓再圮鐘沈塗邑復病厄於是董隱君從吾偕厥子進士穀進浮屠法聚氏相謂曰夫樓卑而侏儒產焉塗沈而病厄焉鐘之神其關於民之休戚也若此樓曷可弗興七年正月壬午乃盟將集四方之樂施者庚子鐘忽自聲若扣百有八給事屺山許公宿茶磨聞焉於是鐘之神益顯南宮子獨聞而歎曰鐘治物也而關乎民之戚休將怪耶誕耶繫象教之顯耶其山川之靈鍾於斯耶吾弗得而知也從吾子非誕者也嘗學於聖人之道而非惑也唯斯鐘之神殆必有說其惓惓焉民之戚休志則可嘉已古之君子學也凡以行其道也其於民喘息通焉故有呱呱弗子昧爽俟旦席弗煖突弗黔者已今之君子殆不其然下乃

牧伯守令完簿書塞厥責斯良矣其有志於民之戚休者乃爲迂爲矯爲狂爲戾澤固不民逮而斥且去是以仕者其來者若燕賓其去也若敝冠民亦罔離厥衷乃下顧爲讐焉夫若此者將斯鐘弗若耶進士穀固將仕者也從吾子則隱君也而弗忘乎民若此吾用益愧有位者無惑乎董子之神斯鐘也使有位者恆董子之志廓微核真敷博策久斯輔天地贊化機神將在其人在其鐘耶從吾子迺然興曰善子之言廣矣邃矣吾將碑之爲神鐘記

遼陽海神傳

蔡羽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於遼陽數年所向失利輒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旣皆落寞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餬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卽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幕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鬟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豔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眞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

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匜或擎如意或舉殼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窗皆局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就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逭乎且彼已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覩纔一舉筯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蘖所醞奈何概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餳而爽滑異甚略不黏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卮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警然不見門亦尚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綰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纔合丹流浹藉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真處子也程旣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

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儻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恆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雞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常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妝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甯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謠觀門扉猶昨夕所局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吾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閑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哺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卽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腴如昨歡謳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褪錦裯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起妝沐而

去。自後人定卽來。雞鳴卽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於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艷爍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擾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歎豔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筯挾食前肉一瓣。擲程面問曰。此肉可黏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黏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己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蘖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瘋。諱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緞者。途間遭濕熱蒸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爲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於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

轍限在朝夕。帛價騰踴。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尙存麓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旣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記。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眞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眞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詔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旣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况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

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况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曲伸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程平生所疑皆爲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旣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旣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旣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歎嘆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敍往昔每出一言必汎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於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常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

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甯頻復。至於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旣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噹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卽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聾矣。兄旣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作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卽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曛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柁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卽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

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袞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核舟記

魏學洢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贻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箬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窗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繆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鬚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右手執卷末左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诎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機機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窗八爲箬篷爲機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曠旣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麋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人洶洶。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呶呶。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奧援中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牆。蚤爲先容。竟致沈閑。值新按臺至。爲余同鄉金公。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剡。按臺又欲會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造單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冊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讐也。撫按皆諭留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爲行李。時長兄順爲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爲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聞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晉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撫指逾歲。賊烽已逼晉而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爲余憂。勸遁迹以避。余慚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卽妻孥可捐。孀母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况同堂手足。一公族衆。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爲朝廷滅賊計。今日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遂違衆意。三月廿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噴噴。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興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覩余之居處也。余窺知

有變立街頭待之頃有衙役二人傳僞令曹懷玉票執余余挺身往見卽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旁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弟廩生大顥大任大頤姪銘琯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謨寄倉闈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卽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放心行毋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爲備一蹇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爲噓唏余忻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衆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喧傳萬歲駕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老府兵見余咸揶揄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伐墳始末入後堂稟僞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月初五日甫出卽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候駕至便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余曰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沈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帥不返倏傳曰萬歲至矣不進城在關帝廟喫中火卽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驢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鬪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

語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聞掌號賊衆起身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關值鬪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鬪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蠱粉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往平定東關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貨重先行此時鬪賊已先上太原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里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余伺而臥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臥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臥弗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卽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牆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僉父各執槍棒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於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慮爲賊所迹潛身山畔土窩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火螢餚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問爲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爲賊所掠其人

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衆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飢則勺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乞勺形。無阻撓者。但聞閭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蕡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猱所經。林木翳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反陸。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滹沱。念余西過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逾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璽在其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慟其留余宿。更余勺服。黎明。聞砲聲震天。乃土賊爲亂。閭鄉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莊胡宅。爲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女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唏噓。入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專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真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爲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祈關聖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真定。爲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中聞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第見佛聖現化。卽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爛爍。內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仲秋既望。再來人邊大綏識于長安僧舍。

萬孝子傳

陳弘緒

崇禎乙亥。楚豫流寇犯鳳陽。震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死之。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以其事聞於朝。已閱

視科臣林公淮揚按臣張公覆疑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常流寇從姑山永城來仲實有母之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杖不能支遂臥疾司理之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已及於司理之署矣左右曰賊賊訛之則流寇也司理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於是賊急索所爲理官安在孝子乃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刃所持乃庖人食刀刀無鐔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爲此理官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并執思尹將加刃孝子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孝子不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帥嗚呼烈哉仲實爲予言孝子遇害時賊碎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狼籍今袖上縷縷層疊不知孰爲兒之血痕孰爲某之淚痕矣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十有六歲云

沈華陽傳

公諱雲祚字子淩號岱來南直隸太倉州人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時羣寇橫久海內糜爛逆賊張獻忠屢出沒於楚蜀之交所在殘破揭竿而起者駁不可制公初釋褐萬里單舸溯江流摩賊壘遠令巖邑慨然有保障全蜀之志壬午四月甫視事卽以計擒誅狡賊秦讚勳等先是蜀有搖黃賊之禍秦讚勳者川東石砫土司秦良玉之族也潛伏內地爲賊耳目已并其黨誘執之寘於獄夜半殺

范文苑

獄卒逸去，吏請圍城大索。公曰：「無張皇擾民，無益也。」潛發書士司，授以方略。士司果擒賊至，悉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爲神。公曰：「吾策之審矣。」賊踰獄必以石砫爲逋逃藪。秦夫人方以勦寇效節朝廷，詎肯庇贊。勳而隱功名乎？於是立決殺之。甲申正月，獻逆破夔門而入蜀中，大震。公知事迫，屢至蜀府請見，欲爲王陳守禦之策，不應。而內江王雅信公，公乃欲藉內江得之。蜀往說內江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披猖，成都必及於禍。今蜀府貨財山積，不及今捐之，募死士東向殺賊，一旦豕突彊場，軍民奔逸，誰爲王守此府庫乎？愚者斂財而府禍，智者轉敗以爲功。蜀中有險可憑，有兵可戰，特患無財可用。誠不愛萬金之賞，鼓勵行間臣等身編行伍，效死爭先，上賴朝廷威靈，猶可掃除寇亂，保全家國。不然，拱手授賊無爲也。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先鬪逆圍大梁，周王下令斬賊一級賞五十金。賊以是不克而去，獻逆破武昌，閱楚府私藏，笑其有財而不知用。公以是激內江，內江心動，入爲蜀王言之。王內惜金錢，苟幸無事，以祖制辭公。見王府擁財不發，大吏握兵束手，一縣令子立危城，欲戰守而無斗粟束芻之餉。張空拳，上下叫號，而舉動掣肘，蓋至是而知事不可爲。不待城亡罵賊之日，已自分必死矣。三月，闖逆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六月，獻逆破重慶，殺巡撫，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所過無堅壘，縱火焚掠數百里，煙焰屬天，漏刃餘弋，扶老攜幼，號哭道路，西奔者日夜不絕。是月，成都火器局無故火發，燬廬舍，軍民死者無算。人情益洶洶，疑肘腋皆賊。蜀藩始懼悔，用公言不早，甫出財佐召募，而賊以水陸薄城下矣。八月五日，御史劉公之渤、繼兵劉公佳胤乘城而守，總兵出戰，大敗奔還。賊乘勢急攻，三日城陷。蜀王率其妃嬪自沈於井，總兵走死浣花溪。公與劉御史及理刑劉士斗、成都令吳繼善等俱被執，幽於大慈寺。是時賊

有衆百餘萬據成都雄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卽僞位乃遣其黨卽幽所饗諸文武欲降之以備百官而臨以白刃賊固屬意諸大吏也公奮然怒從衆中躍而起手擲案大罵逆賊死萬段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公長軀雅度至是氣憤盈目光炯射鬚髯戟張揜袖指賊罵聲響撼廊廡出賊不意相顧錯愕奔告逆逐殺公時年四十有三兩劉公亦同日死之嗚呼公自聞警以來已決計於死而今果死矣當日法吏戍臣伏節而死者相枕藉舍生取義豈獨難一縣令然是日爲縣令而死者獨有公則公之死又似不易也夫人臣之義未有陷賊而不死者彼倖生爲何人歟於是而知公爲得死所矣余曾謁公於華陽語及寇亂歎息國論之失於操縱坐使中原流離益州天府已殘燬不支而文法煩密雖有豪傑欲自奮不能國家事正未可知萬里孤臣死不知所語次慷慨余已爲公悲之至是道路籍籍果傳沈知縣獨死賊矣乙酉十一月義師復雅州有反正參議郝孟旋道其事而參將鄒振從賊中來稔其死時狀謂獻逆怒公揮衆叢刃之骨肉爲醢始得其詳聞公妻子尙有存者余訪得之於九溪山其戚張士偉以公之子來見僅八齡士偉爲余道挈公遺孥奔走流離濱死而生且述秦讚勳事謂公臨事曉暢機宜發策洞中窽要使當日少用其言不以繩墨束縛之使得展布四體先事辦賊雖未能滅賊必不至爲賊所破縱大勢不可爲亦當如巡遠百戰殺賊少伸忠臣義士之氣惜乎其未遂也相與流涕久之士偉江南奇士有經濟才余檄之權洪雅令能畫策佐軍需不乏無何死於職未竟其用至今惜之

論曰余次序華陽公事而知守節死義之臣天之所屬意必有所以扶持於其間也方賊之斬艾蜀民搜牢仕宦數千里掃地無迹卽畏死而降者往往齟齬不遺而華陽之寡妻弱子獨能脫其身於刀塗血道

之中雖提攜捍禦之有人亦天之憫其忠而不忍使之無後也天步方艱尙闕褒揚贈卹之典一旦皇路清彝訪求死事孤忠則公之食報於身後者宜何如其俊偉乎第恐其子語焉而不詳士偉旣死而無所考故傳其大節以授之且名之曰世庵以俟諸異日焉

歸潛志

劉祁

盧鼓椎

南渡之後爲將帥者多出於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顏白撒止以能打毬稱又完顏訛可亦以能打毬號杖子元帥又完顏定奴號三脆羹有以忮忍號火燎元帥者又紇石烈牙忽帶（一作牙虎帶）號盧鼓椎好用鼓椎擊人也其人本出親軍頗勇悍鎮宿泗數年屢破宋兵有威好結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嘗入朝詣部堂詆毀宰執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鎮東亦優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張用章嘗以司農少卿行戶部過宿見焉牙虎帶召飲張辭以有寒疾牙虎帶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來常筵令人拉張臥遽爇艾于腹張不能爭遂灸數十又因會宴諸將并妻皆在座時共食猪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猪肉牙虎帶趣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帶笑曰不食猪肉而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過宿牙虎帶館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寢遲明將發令妓徵錢合住愕然牙虎帶因強發其篋笥取繪帛悉以付妓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合住無以對而去故司農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

之。又宿州有營妓數人，皆其所喜者。時時使一妓佩銀符，屢往州郡取賄賂。州將夫人皆遠迎，號省差行首厚贈之。其暴橫若此。及康錫伯祿爲御史，上草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能治其罪。後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還，道病死在東方。時盧鼓椎之名滿民間，兒啼亦可怖。大概各呼麻胡云。

趙閑閑

趙閑閑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爲苦。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爲人書扇而失體。請諸人知，旣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嘗不鈔書相識輩強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後出古人墨蹟使觀之，又出佳硯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興，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歎。凡一點一畫，必曰：此顏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旣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堂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在禮部，適公爲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爲從之。天下士書，雷在側，笑其不工也。圖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此一反雷希顏而趣售之，其鑒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反後數日，公增張履求書，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爲張倩書。雷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乃止。因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於交友輩，持素紈扇數十，詣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旣出公門，大叫呼公。

公聞而遽召爲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有曰黃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風來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多所獲。又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公將往。先請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兒文舉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真兒行也。公笑。又爲書之。

田穀

興定末。予在南京會屏山至釣臺日游。每從之。多問以金朝舊事。屏山備爲予談之。其談田穀侍郎黨事。云熙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穀輩風采誠一時人。士魁名士皆顯達焉。凡宴談會集間。諸公皆以分別流品升沈人物爲事。時蔡丞相松年。曹尚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穀輩不許。曰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時太師遼王(名宗弼)以皇叔當國。三人者游其門。甚言穀等專進退人材自利。將不利朝廷。遼王信之。將有以發怒。會韓丞相病革。遼王候焉。適穀在內。聞之。趨避門後。丞相屬王以後事。曰田穀可代。吾遼王忿然曰。是子當誅。相公昏矣。因起而出。穀聞之。汗沾衣已。而丞相薨。穀等失勢。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奏聞。熙宗曰。黨人何爲。遼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若爾。當盡誅之。于是收穀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穀具瞻皆死獄中。而松年望之霖皆進用矣。案金史孟浩傳。企先薨。穀出爲橫海軍節度使。選人襄夷鑒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穀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鑒白穀。穀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任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穀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鑒覃恩事。嗾許霖發之。詆以專擅朝

政詔獄鞠之擬穀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庭王倣趙益興龔夷鑒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其後松年在相位晨赴朝上馬見穀召辨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行望之在吏部聽事亦見穀召辨二人由此薨而霖病創頸斷卒天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蚡灌夫事也當穀用事時士之希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南山翁不預及其遭禍天下士多不免獨吾祖得全世以擬郭林宗張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聲勢爲能吏巧相附會者未嘗推挽公公亦不以此屑意其後皆坐朋黨淪胥以敗公獨不與識者莫不多之蓋實錄也。

李師兒

胥參政治國由經童入仕得幸於章宗擢爲執政一時權勢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時號胥門十哲泰和南征宋人傳檄有云經童作相監女爲妃皆指以罪章宗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沒入官爲奴婢屬監戶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之及卽位大被寵嬖專房拜爲元妃勢敵正后其兄喜兒少嘗爲盜夤緣至宣徽使弟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權勢熏天士大夫好進者往往趨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著皆與妃家結爲親獨李懷州晏辭不肯後章宗崩無子元妃等與宰相撒速定策立衛王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旣立撒速欲專其功媒孽李氏罪惡以爲嘗爲厭勝事衛王下詔賜元妃死且廢爲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母王坐誅兄喜兒弟帖哥皆竄北邊李氏一族灰滅矣當其盛時不減唐開元楊貴妃家然止於奢縱不能害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麗性慧穎能迎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義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續夷堅志

元好問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掠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即詣主家。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俛伏請罪。問何所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爲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過。不數日嫁之。

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鶴爲業。故人目爲鶴鶴。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媼自念老無所倚。號哭悶絕。恨不得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磚作邱。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癡。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媼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磚。曳棺木出。昇歸其家。俄索湯粥。良久說。初爲人攝往冥司。兒哀訴主者。爹娘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恨。冥官頗憐之。卽云今放汝歸。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命可延矣。其父聞此語。盡焚綱罟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有一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曾上州作綱首。張童卽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中引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鐵繩繫足。獄卒往來。以棓撞師腋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

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爲課。凡三年。瘡乃平。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許初就舉選肄業縣廩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稚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爲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窩楊者。元老因問京娘爲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須女至。婦啼宛轉。將進復止。請元老曰。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邇。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常見君遼陽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遼河淀。霖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軸折。元老髮不知所爲。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問之。匠者也。元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無民居。今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卽京娘也。元老驚喜曰。爾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卽登車。第言尙書珍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爲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禮部尙書。數日而薨。

王確爲兄所撻

外祖柔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最小弟確。酌酒歎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無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與諸女並寢。夜半燈暗。聞騷窣聲。少之觸雙陸棋子亂。嘖嘖有聲。屢嘆。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叔恃酒見陵。

官法不能制。若不禁止之。母子將爲魚肉矣。不數日。確承醉夜出。裏歸至趙村。值外祖于中路。畫地大數。隨以馬策亂捶。確抱頭竄伏。僅能至家。取火視之。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明日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亦不飲。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爲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昇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以牛三頭。白金一笏。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卽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攜二子去。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鐵李者。以捕狐爲業。大定末。一日張網溝北古墓下。繫一鵠爲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鐵李鐵李。汝以鵠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羣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內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數到此。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即聞有拽鋸聲。大呼搘鑊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鐵李懼。不知所爲。顧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鐵李知其變幻無實。其夜復往。未二更。狐至。泣罵俱有。鐵李腰懸火罐。取卷爆潛爇之。擲樹下。藥火發。猛作大聲。羣狐亂走。爲網所罥。瞑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椎殺之。

天賜夫人

廣寧閻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狰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搢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時人之膽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閻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臾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是爲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畫至廟東之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真謂鬼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增家在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籍。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耆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尙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劉致君見異人

龍山劉仲君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榜擢第。釋褐贊皇尉。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見壁上有詩云。長捐疊葉正颼颼。枕底寒聲爲客留。野鶴不來山月墮。獨眠滋味五更秋。問僧誰所題。言一客。年可六十。許。衣著丰神奇異。昨夜寄宿。今日題詩而去。墨尙未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遣弓兵蹤跡之。少焉兵來報。客

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載酒往見客。前揖客亦與之抗禮。問姓名不答。指酒索飲。致君見其談吐灑落。知其異人。以平生經傳疑事質之。酬對詳盡。得所未聞。客亦謂致君爲可與語。舉杯引滿。引及從者日將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學大進。其外孫李內翰欽叔爲予言。

李茂相法

完州守楊秀實。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關陝。相者李茂。自南中來。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惑衆羈管之。楊與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壽永。末路榮顯。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遠。或日久有他難。祇增憂撓斗。因與茂食次。問曰。休咎不願知。但某離老母十月。見面當在何時。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當拜太夫人矣。楊竊謂關陝去京千里餘。三日何緣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楊至今以爲奇。茂後入京。寓惠安寺。朝士爭往叩之。近侍焦春和甫入門。茂卽言五品五品。恨來處不高耳。焦本世宗家童。聞茂言深恥之。茂未幾被戮。年三十三。

王生冤報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爲業。明昌辛亥歲歉。與其子王生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爲尉司根捕急。避死無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貲。但此身得免。願與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盜窯中。滿室坏瓦。尉司兵隨過。無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財。乘夜發火。不移時。燼九人死。卽攜金貝還鄉。數年殖產甚豐。出鄉豪之上。泰和中。王生禮五臺。將及興善鎮。悅惚中有所見。驚怖墮馬。遂爲物所憑。扶昇至其家。生口作鬼語。瞋目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得脫。中分貨財。足以致富。便發惡心。都將我燒死尋。

之數年，乃今見汝，償命卽休。時或持刃逢人亂斫，其家無奈。召道士何吉卿驅逐之，何至作法鬼復憑語辨訴，何知冤對非法錄可制。教以作黃籙超度，或可解脫。胡陳狀齋壇吐露情實，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禱，生未幾竟死。

老學叢談

謝疊山母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遯。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

夏左丞

夏左丞湧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圃，掘濠得廢寺基，石碣存焉，知爲徐君墓。季札掛劍處，遂於州城創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爲兩淮諮議。一日出至市橋，有老嫗攔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姓名，爲金山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之隨馬至家。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卽拜謝曰：「老婦誤聽，早間衝馬，已知不是，欲收狀不能，甘伏罪。」公憐其情，而厚贈之。秋壑聞之，笑請公曰：「此嫗幸遇諮議而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爲小校時，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夸美，必置魚肉，皆出強爲。歸則老小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用心也。』

留中齋

盛如梓

衛學耆宿言留中齋所生，範獲也。其父暮坐其庭，其獲過於前，兩目燦然如金光，采射人問爲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塈後爲尚書，豈偶然哉？或者謂乃蠍蟆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楊戩乃蝦蟆章，亦非常人。

趙清獻

趙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贐其行，隨以家貧用而告乏，復贐之，亦然。陳乃遣人齎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寢顯。陳之子後因人命事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宦於朝，可以爲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閻人不爲通，翁俟朝回，揖於馬前，公命之入，卽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出，叩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書院，經旬餘不答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兩閱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僕至衛，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衛士至今言之。

喬孔山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沾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褶袖中，歸燃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揶揄之，故觸瓶汚衣。凡山及第，不十年，爲浙東帥。本縣夏綱絲棉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千貫壓驚，放之。

